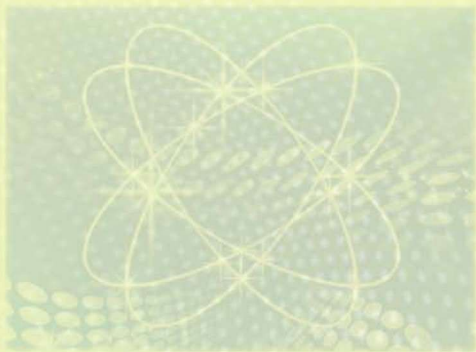


名家亲情散文精选

悠悠寸草心·挚爱卷

冯志远 编



西安出版社

ming jia qin qing san wen jing xuan

名家亲情散文精选

悠悠寸草心·挚爱卷

冯志远 / 编

西安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家亲情散文精选/冯志远编. —西安: 西安出版社,
1995 (2010. 1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80594 - 205 - 6

I. 名… II. 冯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0183 号

名家亲情散文精选

悠悠寸草心·挚爱卷

编 者: 冯志远

出版发行: 西安出版社

社 址: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

邮政编码: 710061

网 址: www.xacbs.com

印 刷: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40

字 数: 762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2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594 - 205 - 6

定 价: 238.00 元 (全 8 册)

△ 本书如有缺页、误装, 请寄回另换

前言



亲情是与生俱来、恒久不变的一种情感，也是人世间最无私、最崇高的情感，更是人们渴求无偿付出的一种高尚品质。亲情散文就是以此为题材创作的温馨作品，它的主要写作对象皆为自己的亲人。然而，由于长久相处，亲人之间就容易发生摩擦，或因误解而产生裂痕，这种天生而恒久的感情与亲人间的摩擦和裂痕，往往会造成很大张力。那么，处理亲情中的这种微妙张力就是亲情散文最容易感人的地方，也是这类散文最重要的特质。

散文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，以善于描述“作者心灵的歌声”和抒发内心的情感见长，因此，作者可以借助想象与联想，由此及彼，由浅入深，由实而虚地依次写来，融情于景、寄情于事、寓情于物、托物言志，充分表达真情实感，可以使读者充分领会更加深刻的道理。特别又是亲情散文更是如此，它所渗透的情感更加浓烈和赤诚，因此就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。



为了使读者对这一题材的作品有一个系统了解，我们特别编辑了“名家亲情散文精选”，包括《悠悠寸草心·挚爱卷》《爱如山样重·深沉卷》《永远的慰藉·温馨卷》《手足情之深·情感卷》《心灵的港湾·隽永卷》《诉说无尽情·衷心卷》《深情报春晖·恩情卷》《两情久长时·浓情卷》等，精选了包括鲁迅、许地山、朱自清、徐志摩、郁达夫、戴望舒、夏丏尊、梁遇春、萧红、庐隐、石评梅以及卢梭、培根、罗素、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海明威、泰戈尔、狄克斯、契诃夫、聂鲁达等数十位中外著名作家的亲情散文，这些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情感真挚。作家们以真挚的感情写自己身边亲人的琐事，写自己对亲人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、所感，将叙事、描写、抒情、议论熔于一炉，委婉缠绵，真切感人，从而能产生感人肺腑的艺术感染力。

本书所选作家都以自己特有的直觉，表达了我们在生活和生命中随时能够感受到却无法表现的真情实感，并将他们的激情与柔情倾注于笔端，在有限的篇章里，浓缩了无限的情感，使内容更加艺术化和人性化，正是由于这样，使亲情散文具有独特的魅力，能够激发人强烈的阅读欲望。因此，这套亲情散文丛书不仅是广大读者朋友阅读和珍藏的最佳读物，也是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的良好版本。

目 录

琐 记	● 鲁 迅 (1)
回忆我的母亲	● 朱 德 (10)
我的母亲	● 胡 适 (16)
光底死	● 许地山 (22)
万物之母	● 许地山 (24)
补破衣底老妇人	● 许地山 (27)
商人妇	● 许地山 (29)
疲倦底母亲	● 许地山 (49)
我的母亲	● 邹韬奋 (51)
萧伯纳的夫人	● 邹韬奋 (55)
婴儿的母亲	● 徐志摩 (59)
女人压迫女人	● 章衣萍 (61)
母亲的中秋	● 石评梅 (63)
母 亲	● 石评梅 (75)
醒后的惆怅	● 石评梅 (87)
怪母亲	● 柔 石 (89)
母 爱	● 戴望舒 (95)



守岁烛	● 缪崇群 (98)
母亲的时钟	● 鲁彦 (103)
太太与西瓜	● 萧红 (113)
鬼	● 叶紫 (116)
好似几年样的挂念你们	● 张露萍 (121)
妈妈的眼睛	● 约翰·威尔雄 (123)
我母亲学海豹叫	● 海明威 (128)
流放的地方	● 泰戈尔 (132)
出色的母爱	● 斐克尔 (134)
老妇人	● 欧仁·达比 (136)
心中有爱	● 卡特 (149)
爱是生命惟一充实的活动	● 托尔斯泰 (151)



琐 记



鲁 迅

衍太太现在是早经做了祖母，也许竟做了曾祖母了；那时却还年青，只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三四岁。她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，对别家的孩子却好的，无论闹出什么乱子来，也决不去告诉各人的父母，因此我们就最愿意在她家里或她家的四近玩。

举一个例说罢，冬天，水缸里结了薄冰的时候，我们大清早起一看见，便吃冰。有一回给沈四太太看到了，大声说道：“莫吃呀，要肚子疼的呢！”这声音又给我母亲听到了，跑出来我们都挨了一顿骂，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。我们推论祸首，认定是沈四太太，于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称了，给她另外起了一个绰号，叫作“肚子疼”。

衍太太却决不如此。假如她看见我们吃冰，一定和蔼地笑着说，“好，再吃一块。我记着，看谁吃的多。”

但我对于她也有不满足的地方。一回是很早的时候了，我还很小，偶然走进她家去，她正在和她的男



人看书。我走近去，她便将书塞在我的眼前道，“你看，你知道这是什么？”我看那书上画着房屋，有两个人光着身子仿佛在打架，但又不很像。正迟疑间，他们便大笑起来了。这使我很不高兴，似乎受了一个极大的侮辱，不到那里去大约有十多天。一回是我已经十多岁了，和几个孩子比赛打旋子，看谁旋得多。她就从旁计着数，说道，“好，八十二个了！再旋一个，八十三！好，八十四……”但正在旋着的阿祥，忽然跌倒了，阿祥的婶母也恰恰走进来。她便接着说道，“你看，不是跌了么？不听我的话。我叫你不要旋，不要旋……。”

虽然如此，孩子们总还喜欢到她那里去。假如头上碰得肿了一大块的时候，去寻母亲去罢，好的是骂一通，再给擦一点药；坏的是没有药擦，还添几个栗凿和一通骂。衍太太却决不埋怨，立刻给你用烧酒调了水粉，搽在疙瘩上，说这不但止痛，将来还没有瘢痕。父亲故去之后，我也还常到她家里去，不过已不是和孩子们玩耍了，却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。我其时觉得很有许多东西要买，看的和吃的，只是没有钱。有一天谈到这里，她便说道，“母亲的钱，你拿来用就是了，还不就是你的么？”我说母亲没有钱，她就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；我说没有首饰，她却道，“也许你没有留心。到大厨的抽屉里，角角落落去寻去，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……。”



这些话我听去似乎很异样，便又不到她那里去了，但有时又真想去打开大厨，细细地寻一寻。大约此后不到一月，就听到一种流言，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，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。流言的来源，我是明白的，倘是现在，只要有地方发表，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，但那时太年青，一遇流言，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，怕遇见人们的眼睛，怕受到母亲的爱抚。

好。那么，走罢！

但是，那里去呢？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，如此而已，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。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，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，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。那时为全城所笑骂的是一个开得不久的学校，叫作中西学堂，汉文之外，又教些洋文和算学。然而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；熟读圣贤书的秀才们，还集了“四书”的句子，做一篇八股来嘲诮它，这名文便即传遍了全城，人人当作有趣的话柄。我只记得那“起讲”的开头是：

“徐子以告夷子曰：吾闻用夏变夷者，未闻变于夷者也。今也不然：衺舌之音，闻其声，皆雅言也。……”

以后可忘却了，大概也和现今的国粹保存大家的



议论差不多。但我对于这中西学堂，却也不满足，因为那里面只教汉文，算学，英文和法文。功课较为别致的，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，然而学费贵。

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，自然只好往南京去。第一个进去的学校，目下不知道称为什么了，光复以后，似乎有一时称为雷电学堂，很像《封神榜》上“太极阵”“混元阵”一类的名目。总之，一进仪凤门，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。功课也简单，一星期中，几乎四整天是英文：“It is a cat.” “Is it a rat?” 一整天是读汉文：“君子曰，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，爱其母，施及庄公。”一整天是做汉文：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》，《颍考叔论》，《云从龙风从虎论》，《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》。

初进去当然只能做三班生，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，床板只有两块。头二班学生就不同了，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，床板多至三块。不但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，气昂昂地走着，决非只有一本“泼赖妈”和四本《左传》的三班生所敢正视；便是空着手，也一定将肘弯撑开，像一只螃蟹，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。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，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，前四五年，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躺椅上，发见了这姿势，然而这位老爷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，可见螃蟹态度，在中国也颇普遍。



可爱的是桅杆。但并非如“东邻”的“支那通”所说，因为它“挺然翘然”，又是什么的象征。乃是因为它高，乌鸦喜鹊，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盘上。人如果爬到顶，便可以近看狮子山，远眺莫愁湖，——但究竟是否真可以眺得那么远，我现在可委实有点记不清楚了。而且不危险，下面张着网，即使跌下来，也不过如一条小鱼落在网子里；况且自从张网以后，听说也还没有人曾经跌下来。

原先还有一个池，给学生学游泳的，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。当我进去时，早填平了，不但填平，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。庙旁是一座焚化字纸的砖炉，炉口上方横写着四个大字道“敬惜字纸”。只可惜那两个淹死鬼失了池子，难讨替代，总在左近徘徊，虽然已有“伏魔大帝关圣帝君”镇压着。办学的人大概是好心肠的，所以每年七月十五，总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，一个红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卢帽，捏诀，念咒“回资罗，普弥耶表里如一吽！唵耶唵！唵！耶！吽!!!”

我的前辈同学被关圣帝君镇压了一整年，就只在这时候得到一点好处，——虽然我并不深知是怎样的好处。所以当这些时，我每每想：做学生总得自己小心些。

总觉得不大合适，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。现在是发见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，“乌烟瘴气”，庶



几乎其可也。只得走开。近来是单是走开也就不容易，“正人君子”者流会说你骂人骂到了聘书，或者是发“名士”脾气，给你几句正经的俏皮话。不过那时还不打紧，学生所得的津贴，第一年不过二两银子，最初三个月的试习期内是零用五百文。于是毫无问题，去考矿路学堂去了，也许是矿路学堂，已经有些记不真，文凭又不在手头，更无从查考。试验并不难，录取的。

这回不是 *It is a cat* 了，是 *Der Mann, Das Weib, Das Kind*。汉文仍旧是“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”，但外加《小学集注》。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，譬如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》，是先前没有做过的。

此外还有所谓格致，地学，金石学，……都非常新鲜。但是还得声明：后两项，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，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。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，平行线尤其讨厌。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，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《时务报》，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，和教员出的很不同。有一次是《华盛顿论》，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：“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？……”

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，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《天演论》。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，白纸石印的一厚本，价五百文正。翻开一看，是写得很好

的字，开首便道：

“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，在英伦之南，背山而面野，槛外诸境，历历如在机下。乃悬想二千年前，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，此间有何景物？计惟有天造草昧……”

哦！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，而且想得那么新鲜？一口气读下去，“物竞”“天择”也出来了，苏格拉第，柏拉图也出来了，斯多噶也出来了。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，《时务报》不待言，还有《译学汇编》，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，就蓝得很可爱。

“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，拿这篇文章去看去，抄下来去看去。”一位本家的长辈严肃地对我说，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。接来看时，“臣许应蒨跪奏……”，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，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；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。

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“不对”，一有闲空，就照例地吃俸饼，花生米，辣椒，看《天演论》。

但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个很不平安的时期。那是第二年，听说学校就要裁撤了。这也无怪，这学堂的设立，原是因为两江总督（大约是刘坤一罢）听到青龙山的煤矿出息好，所以开手的。待到开学时，煤矿



那面却已将原先的技师辞退，换了一个不甚了然的人了。理由是：一、先前的技师薪水太贵；二、他们觉得开煤矿并不难。于是不到一年，就连煤在那里也不甚了然起来，终于是所得的煤，只能供烧那两架抽水机之用，就是抽了水掘煤，掘出煤来抽水，结一笔出入两清的账。既然开矿无利，矿路学堂自然也就无须乎开了，但是不知怎的，却又并不裁撤。到第三年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，情形实在颇凄凉，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，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，上面也点滴而下，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工作着。

毕业，自然大家都盼望的，但一到毕业，却又有些爽然若失。爬了几次桅，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；听了几年讲，下了几回矿洞，就能掘出金银钢铁锡来么？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，没有做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》的那么容易。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，结果还是一无所能，学问是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”了。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：到外国去。

留学的事，官僚也许可了，派定五名到日本去。其中的一个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，不去了，只剩了四个。日本是同中国很两样的，我们应该如何准备呢？有一个前辈同学在，比我们早一年毕业，曾经游历过日本，应该知道些情形。跑去请教之后，他郑重地说：



“日本的袜是万不能穿的，要多带些中国袜。我看纸票也不好，你们带去的钱不如都换了他们的现银。”

四个人都说遵命。别人不知其详，我是将钱都在上海换了日本的银元，还带了十双中国袜——白袜。

后来呢？后来，要穿制服和皮鞋，中国袜完全无用；一元的银圆日本早已废置不用了，又赔钱换了半元的银圆和纸票。

十月八日。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二期。）





回忆我的母亲



朱 德

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，我很悲痛。我爱我母亲，特别是她勤劳一生，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。

我家是佃农。祖籍广东韶关，客籍人，在“湖广填四川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。世代为地主耕种，家境是贫苦的，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。

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。因为家境贫穷，无法全部养活，只留下了八个，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。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！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。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，没法多照顾孩子，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。

母亲是个好劳动。从我能记忆时起，总是天不亮就起床。全家二十多口人，妇女们轮班煮饭，轮到就煮一年。母亲把饭煮了，还要种田，种菜，喂猪，养蚕，纺棉花。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，还能挑水挑粪。

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。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